

CISHU YANJIU

1 9 8 4

3

辞书研究

- 开展儿童辞书的研究
为少年儿童编写成套词典
致《辞书研究》编者信

- 辞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语言的模糊性和词典编纂
教学词典研究专辑（五篇）

- 辞书学名词解释
新词新义小集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随笔



1984年 第三期

(总第二十五期)

1		为了孩子,为了祖国的未来(短论)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笔谈·
2	叶圣陶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随笔
4	姜椿芳	化祝贺为力量
6	言 微	建议补上这只“角”
11	王知伊	登高与望远
		·儿童辞书编纂研究专辑·
13	严庆龙	开展儿童辞书的研究
19	柯 仪	为少年儿童编写成套词典
26	张立茂	探讨《小学生词语手册》的编写问题
32	曹剑尘	小学生语文词典要有针对性
36	刘韵玲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编纂实践中的感受
40	陈文辉	来自使用者的信息
44	思 惠	从《洛克儿童百科全书》谈儿童知识词典的 编纂
48	陈伯吹	要有配合少年儿童学习的辞书
51	于 漪	爱查 爱读 爱翻
49	毛蓓蕾	致《辞书研究》编者信
53	陈淑珍	一个小学语文教师的期望

· 我和词典 ·

- | | | |
|----|-------|---------------------------|
| 56 | 罗 洛 | 只需要案头一小块地方的 词典 |
| 58 | 刘叶秋 | 参与编辑《辞源》之后 |
| 62 | 尚 丁 | “辞书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
| 66 | 鲍 风 | 谈谈汉语语文词典的现代化 |
| 70 | 黄建华 | 词典论(九) |
| 79 | 伍铁平 | 语言的模糊性和词典编纂 |
| 86 | 江希和摘译 | 编纂英语词典收集例证的方法和标准 |
| 92 | 王剑引 | 成语的变式与成语词典的编纂 |

· 辞书研究 ·

- | | | |
|-----|-----|-----------------|
| 97 | 曹振怡 | 关于《常用比喻词语小辞典》 |
| 102 | 潘庆云 | 《朗曼当代英语分类词典》的分类 |
| 112 | 钱剑夫 | 浅谈周春的《十三经音略》 |
| 121 | 曲彦斌 | 日本出版的《明清俗语辞书集成》 |

· 教学词典研究专辑 ·

- | | | |
|-----|-----|---------------------|
| 125 | 任念麒 | 外用汉外教学词典的基础 |
| 133 | 壬 人 | 对《俄语教学词典》词义注释的几点批评 |
| 140 | 郭定泰 | 《外国人用简明俄语释义词典》的编纂特点 |
| 144 | 吴博新 | 编纂方法新颖的《现代法语词典》 |
| 153 | 肖 楫 | 《简明汉英词典》为什么受留学生欢迎? |

· 辞书学知识 ·

- | | | |
|-----|-----|------------|
| 160 | 杨 楷 | 辞书学名词解释(一) |
|-----|-----|------------|

· 编写一得 ·

- | | | |
|-----|-----|----------------|
| 166 | 唐卫寰 | 《体育词典·武术》的编辑体会 |
|-----|-----|----------------|

		· 释义探讨 ·
169	孙庆甫	“附”字释义
171	王维堤	“阉氏”不是“皇后”
		· 新词新义小集 ·
173		[热](永真)
173		[建设性][开口子][展销](黄华献)
174		[紧俏][关系户](马晓光)
		· 资 料 ·
183	李 鉴	1982 年我国出版辞书编目(续完)
175	常 政	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和苏联百科工具书
补白		《辞书概要》即将出版(85) 英国成立“词典研究中心”(18)

辞书架 读者·作者·编者

辞书研究

双月刊

第三期

1984年5月

编辑者：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印刷者：上海市印刷十二厂

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

发行者：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

上海市期刊登记证第29号

定价 0.50元

短论

为了孩子， 为了祖国的未来

今年二月间，邓小平同志在参观上海市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汇报展览的时候，说：“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如果人们不把这所说的计算机仅仅理解为计算机，而按这话的实质性的意义理解为我们正面对的新技术革命以及其必然伴随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的必然由于多方面新事物的出现而发生的新变化，那么，对将在我们世纪晚期和 21 世纪前叶担当社会主义祖国建设者的责任而现在还是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的娃娃们，在给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及早地给与现代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与培养，便不仅是一般的智力开发问题，更是不断发展和强大我们伟大国家的一个现实的战略要求。

我们辞书工作者应当从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获得积极的启发，在开创辞书编纂和出版事业的新局面之中，也集中一部分才智和力量来为我们的孩子们创造提供现代新知识的适用于他们的语文词典和各种科学技术词典，直至供学龄前儿童使用的词典化或带有词典性的“看图识字”卡片盒。在实际上，这也正是辞书事业新局面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方面或构成内容。

迄今为止，无可讳言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为孩子们编出的辞书太少了，而且在质量上还很难说是能满人意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孩子们的需要和愿望。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状况。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从速编出按年龄或学龄层次、按不同学科分门别类、内容充实而明确、形

式多样而精美的各种小型辞书来。为了孩子，为了祖国的未来，这样的工作是我们辞书工作者所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使命。让我们为此作出应有的努力。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随笔

叶圣陶

时光如驶，《辞书研究》创刊快到五周年了。我喜爱这种杂志。它作者群广，选辑相当谨严，这是一点。再一点是我对辞书颇有兴趣而缺乏素养，《辞书研究》每期送来，我从中选看若干篇，知所未知，闻所未闻，受益的乐趣难以描摹。可是前年和去年的《辞书研究》我都没有看，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老花镜放大镜并用也不济事，只好割爱不看。近两年来我常叫孙辈给我念书刊，得到的经验是某些文篇宜于听人念，如创作小说、翻译小说、通俗论文、时事报道之类；某些文篇可不宜于听人念，稍带专门性质的，引用古文辞稍多的，就属于这一类，而《辞书研究》文篇的大部分正是这一类。既不能看，又不便听，辜负了《辞书研究》编辑部寄赠的厚意，真是没法自赎的歉疚。

听说《辞书研究》编辑部只有几位同志，我料想，在如今年代，大概是人数较少的编辑部了。人数少，却能编成这样的好杂志，几位同志善于通力协

作，相辅相成，以及各自胸有成竹，因而不至于把杂志编成“杂”志，也就可想而知。我知道如今有若干杂志通行分组包干的编辑方法，把一册杂志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各占若干页，由某某几位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到期各小组把负担的稿件如数交出来，全册杂志就编齐了。我想这样做只恐不是好办法，几个小组各自为政，然后

凑到一起，就会有编成“杂”志的可能。曾经把这层意思向少数几位熟朋友说过，也许只是我的杞忧而已。

最近五六年间，出版事业的繁荣兴旺跟其他各业一样，前所未有的。单看辞书一类的出版和编辑，以前哪里有过如今的盛况。《大百科全书》已经出了几卷。《辞海》修订本早已出版。分四次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最近已经出齐。规模巨大、编者众多的《汉语大词典》将近完稿，不久将开始分卷出版。此外，各种大型的、小型的、专门的、通用的字典、词典以及外国语的字典、辞典，我不能逐一说出它们的名称，可是我知道这几年间出版数量之多也大大超过从前。两个社会主义文明需要不断推进，出版事业自该不断发展，出版物中的辞书一类决不会嫌其太多，这是当然之理，不用多说的。

书刊的发行数量因书刊的性质而不同。就辞书一类而言，各种辞书的发行数量当然有多有少。譬如《辞海》修订本，我不曾打听从出版到去年年底发行了多少部。假定一个数目——十万部，不知道估量得多了还是少了。十万，总不能说是个小数目吧。可是我国的人口总数是十亿，十万只是十亿的万分之一，就不能说是个大数目。万分之一的实际意义就是平均每一万人享用一部《辞海》，而《辞海》这样的辞书却是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文化水平的人适于使用的。从这一层想起，可以想到很多方面。别的且不说，单说中等学校除了规模特大的少数重点学校就没有购买象《辞海》那样工具书的钱，教师自己购买当然也不容易。《辞海》既不备，其他工具书和参考书也无力购买，这对教学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我恳切地期望各级教育部门尽可能给学校多拨一些经费，让学校逐渐购置必要的图书仪器。我想教育界的同志必然与我同怀此愿。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作

叶圣陶同志文中提到的《辞海》1979年修订本的发行量，据我们所知，截至1983年底，其三卷本共发行352,000部，缩印本共发行672,000部，连同各分册（共发行8,657,000册）的发行量，总数达9,681,000。1984年内，它们还都将分别重印。

编者

化 祝 贺 为 力 量

姜椿芳

编纂辞书是一门学问。编好一部辞书，单有学问还不够，要有一整套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是一套完整的工艺，也可以说是一种要求很高的艺术。在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在苏联和部分的西方国家，编纂辞书已成为一门科学，称为辞书学。我国过去在编纂辞典型、类书型的书籍方面有悠久的历史，但是还没有把这种学术性、工艺性要求很高的工作，形成一种科学。今天的中国，要求建立这一学科。《辞书研究》这一刊物的出版，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探索、开拓、借鉴、立论等开创性的工作。《辞书研究》的五年，是辛勤耕耘的五年，有成绩的五年。今后要做的是继往开来的更艰巨的工作。我们要为《辞书研究》的五周年庆功，更要为今后许多年的过程提出希望与要求。

首先要把辞书学这门学科完整化和完善化，团结国内参加编纂各种辞书的专业和有志于此的编辑家进一步进行调研探索，总结经验，借鉴国外，多多发表与此有关的论著，积极努力把中国辞书学建立起来。在这方面，《辞书研究》肩负着不少努力组稿、呼吁、概括的重任，并要设法多多编辑出版一些专著，通过上海辞书学会的专家们展开这方面开创性的工作。

第二，要大声疾呼，要求有关部门成立辞书学研究所。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早日考虑，筹备成立这种研究所。客观形势不容许把这项工作“慢慢来”，这方面现有的有研究的同

志们可以先通过座谈等方式结合起来，呼吁和推动有关方面把筹备组成立起来。希望《辞书研究》所在地的上海市的社会科学院首先出来推动这一工作，其他各省市有条件的也可以陆续发起筹组这项工作，因为有些省市有辞书学研究的人才，也有编过或正在编纂各种辞书的人才。

第三，我们过去呼吁过，现在还要积极建议教育部门和有条件的大学和师院早日着手研究、筹备、成立辞书系的工作。我国正在全面盛开地、锐意猛进地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各种辞书，包括各种工具书、参考书、百科全书以及手册等是开创这一伟业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先行者之一，是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为了多编、多出、编好、出好各种辞书，必须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材；认识到这一缺门空白，就必须急起直追地创立这一部门。《辞书研究》有责任在这方面多提意见，多作呼吁，并且应该号召在这一领域有见解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积极地提出方案和规划，向有条件的大专院校推荐人才。这不是可以“不着急”的事情，也不是可以“等着慢慢来”的事情。相信党，相信领导一定会办，认识到必须办和快办的人，也应该主动地、积极地、自觉地来奔走和呼吁，《辞书研究》的编者、作者有责任走在前头，不怕难、不怕非议来奔走、来建议、来推动这件事，并且推荐那些志愿和胜任的同志给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去担负这种工作。如果要化祝贺为力量的话，我不揣冒昧地向庆祝自己奋斗五周年的《辞书研究》编辑部的同志和你们所联系的专家学者提出这样的祝愿！

建议补上这只“角”

言 微

据说 1979 年出版的《辞海》正考虑修订，准备 1989 年出新版本。这个消息很鼓舞人。我因此想在祝创刊五周年了的《辞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同时，也提个供研究参考的建议。

我觉得，象《辞海》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学习与工作经常要查阅的工具书，注意不断“出新”，即在一定时期内增加新资料，补充新内容，从而跟上世界科学学术新的发展形势，适应读者新的要求，是必要的，这样做也可保持《辞海》的青春。

有人可能会说，辞书不是要强调稳定性吗？《辞海》十年一修订，不是显示其“不稳定”了吗？有这样想法的同志可能有点误会，把内容解释的力求稳定当作整部辞书的永远稳定了。其实，对有些辞典来说，它的稳定性时间是可以长一些的，而对如《辞海》这样百科全书性的辞书来说，修改充实的频率就需要快一点。自然这不同于出报纸，天天变化；但以十年作为一个周期，恐怕还是适当的。因为现在世界各方面形势发展很快，新科技、新事物、新人物、新的词目词语日新月异，层出不穷，如果十年还不修改、充实，那这部需要经常在手头翻用的辞书倒反而会因其“过份的稳定”而失去其时代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对《辞海》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来说，稳定和修改需要按客观需要辩证地来看，年年修改，当然没有这个需要；过长时期地不动，也会有陈旧之感。先前听说《辞海》编委会在出了 1979 年版时，即明白宣告十年大修订一次，这是很正确的。

其实，这个“规律”也并不是《辞海》如此，用不着担忧读者怪你经常出新版本，世界上许多大型百科全书，也莫不是定期修改出新版本的。你说他们是“书商”出花样“做生意”也好，说是符合时代发展也好，我看两种因素都有，但还是后者的意义重于前者。《辞海》的修订完全是属于后一种的，所以完全应该积极准备。

1979年版的《辞海》，如所周知，是历经了一番曲折之后产生的，很难要求它十全十美。何况象辞典这种出版物，就是要从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修订中逐步趋向比较地完善的。所以尽管有不足之处，读者还是比较欢迎这本工具书，有人甚至称之为“万宝全书”，还有用以发奖和作为礼品赠送朋友家人，真是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和评价。

但这也引我想起一个问题：《辞海》算不算“万宝全书”？马马虎虎说，也算也不算。说它算，是因为确实是个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收有百科以上的内容，十万以上条目，各种学科上千的专家学者作了释文，怎不算“万宝”呢？说它“不算”，因为“万宝”两字不是含义十分明确的词，这里若指什么都能查得到的话，那当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是算不上的。至于作为民间通俗语来形容，我看讲讲也不至有伤大雅。

不过，我倒从这句俗语里联想到另一句俗语来，就是人们也常说的“万宝全书缺只角”。如果说，《辞海》马虎算个“万宝全书”，那它是否也缺只把“角”呢？我想也应该承认是有的。

从广义说，用十分求全的“万宝全书”的要求来看，这本“书”的“角”还缺得多呢，这不必细说。从某一方面来提，我认为《辞海》现下的内容中，确实缺了重要的一“角”。

这一“角”，就是全书不见一个在世人的条目，无论是政治名人也好，文艺家、科学家也好，统统如此。在它那里，各方面的中外名人有的是，但全是作古了的人物；当今在世的，一个也没有！所以，翻开《辞海》，当今的新科学、新名词也不至于太少见；可是一找人，

就会处处是“古人”了，说起来岂不有点愧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当代英雄？

当然，这谁也怪不得谁，只能归罪于历史，因为据说在《辞海》（未定稿）时，就是那样办的。我也相信《辞海》的编辑同志并非“厚古薄今”的人，然而历史有时却偏偏逼着你那么做，有什么办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强调实事求是，强调改革，强调不要因循守旧。那么对于修订1979年版《辞海》的准备工作，要不要考虑这一新的形势呢？我想是应该的，也相信《辞海》的编者同志们都会这样想的。为此，我就想，十年后出的新版《辞海》，能不能改变这种不收在世人物的规定，改变过去的“历史的误会”呢？能不能让我们的读者从中找到当时还蓬勃活泼和健康长寿的名人呢？我想，补上这一缺“角”的问题，应该认真想想。

为什么说要认真想想？就因为缺的这一“角”太重要了。我见识不广，想来世界各国出的百科式辞典中划了这种不收在世人的“禁区”的，恐怕不多见，因为这不合工具书的实际。所谓工具书，固然读者要从中找历史人物；但同样也需要找当代人物。要找华盛顿，就不要查一下有关尼克松、里根的条目？让人找得到李白、杜甫、鲁迅、茅盾的条目，为什么就不让人查到叶圣陶、巴金呢？说来局外人是很难了解划这种“禁区”的原因、其中的“奥秘”和当时编辑者的“甘苦”的，失望之余，只好对书叹气。可是还是要问个为什么，表示不满足，认为这本“万宝全书”缺了这一只“角”，而不因编辑词典的人有什么“难言之隐”而原谅。碰上这种问题，要一一道来，解释明白，又岂但“说来话长”，而且话长了还是无以服人。因为工具书使用者会说：这部工具书在这点上没有起到工具书的作用。

从国外来看，人家不都是懂得中国的那句“入境问禁”的处世哲学的，他们只有“实用观点”，买你的工具书，就是为了当工具用。查得到孔夫子、孙中山，得到你们中国的权威性解释，自然欢喜；可是打开了《辞海》，翻来复去却查不到你们对目前有影响的政治家、

科学家、文学家……的资料，甚至连名字也不见，那他在用这工具书时不是会感到这把“斧子”或“锯子”“太钝”、太无用吗？脾气不好的，说不定还会摔工具呢。这样对于负责“制造”这种工具的人来说，岂不也“黯然伤神”一些，尽管可能是“有苦说勿出”！中国人出的辞书中的这一部《辞海》，无视中国的那些闻名世界的活生生人物，非要等上几十年，让他“作古”之后才给地位；对于国际名人，也一概熟视无睹；这影响就不必多说了。

这样，失望之余，用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别的地方出的什么辞典里找他需用的资料。那些材料，特别是涉及到我国重要人物的资料，可能会被认为真正是属“次”等品。但也无法，也只好眼睁睁看人家去用那种注释不准确、甚至观点不公平的“次”货。因为，你怪不得别人，正由于你不出“正”品，只好听凭别人去用“次”品，这有什么话好说呢？

上述这些想法，其实对于辞书工作者来说，完全“了如指掌”，只是想到做起来“难啊”！是的，难！唐僧取经又何尝不难。但“诚则灵”，九九八十一难，也没有阻拦了玄奘和尚的雄心大志。我想，根据我们目前的大好形势，只要诚，也是会感动“上帝”、取得成果的。

其实，据我的了解，编辑辞书也必须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过去遇到的许多“难”，也并不是靠观世音菩萨来搭救的。例如，收在世的名人的词条，是不是都要一律加以评价性的注释呢？我看也未必。据说，这种评价风过去来自学苏联的辞书。但是苏联一些工具书并不回避收在世的人物。我们也许觉得评价也难吧，干脆连词条也不收了，有点因噎废食的味道。至于是否每人都要加评，都要褒贬一番？我想只要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条，有话并有把握就评，无话就不评，何必一定要硬做人物的历史裁判呢？其实，历史裁判员只有让历史去做，一本辞书要对每个人物担起这个逐一评点的任务，必然是吃力不讨好。如要硬做裁判，结果非自讨苦吃

不可。我说的还不仅是怕得罪于“人”，重要的是会“得罪”于历史。那才叫做不稳定。“不稳”在何处？不在于收，而在于随风而评，那就“自搬砖头砸自己的脚”了。为此，我认为我们的工具书，一要敢于收在世名人的词目，只有补上这只“角”，才是“万宝全书”，才会增加时代感、实用感；二要不忙于赶着评，实实在在介绍其生平就可以了；这是不会变的客观存在，是真正的历史，是稳定的。这样做就是实事求是。而凡是实事求是，难事也就都是能够做得成的。

自然，要补上这一只“角”，说说“实事求是”容易，做起来确是不那么轻而易举。但也不要过于“见难而退”。当前的条件还是好的。别的事且不去说了，单以在着手编辑出版的《中国人名词典》来说吧，据说将以全书条目的一半收当今在世名人。这不仅表明辞典工作的要求已经遥遥超出当年《辞海》编辑时的条件，在工作上也为出版 1989 年新版《辞海》准备了条件，即可以“借东风”，趁有关方面积极编写这部人名大辞典的机会，争取合作，把一部分必需收入《辞海》的当代名人词目准备好。

力争做到这一步，再加上全部学科词目的补充和修订，我想，1989 年版《辞海》一定会有新的光彩面貌，至少缺这只“角”的形象不再那么明显和令人难以理解了。

目前离 1989 年新版《辞海》的出版还有一个“五年计划”，但我想《辞海》的编者同志们定必已在为它的修订编辑工作作计划和准备。因此，我这里谈的“缺角”问题这些想法（用文绉绉的话说，算是一种“刍荛之言”，用现代俗语来说，就叫“读者之声”吧），希望能得到考虑和议论。

我是《辞海》的忠实用户，工作中经常向它求教，可是打开它，屡感老是面对古人，不免常为今人抱不平，也深感作为辞书之不足处也。思考不周之处，请原谅。

登高与望远

王知伊

唐人诗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见登高与望远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道理，我看也适用于编辑一个刊物。

一个刊物，不管它办得怎样，总有它一定的质量，这不妨看作是它的高度。而刊物的远景和前途，也总是和这个刊物的质量相联在一起的。刊物办得有质量，受到读者欢迎，说明有前途，远景光明。反之，这个刊物内容单薄，不合时宜，将终至穷途末日，说不上什么前程了。

可见，关键在于质量，在于不断地攀登高度。不仅要能自立于千百种各类杂志的书林里，而且还能高人一头。做到这点很不容易。但是，做不到这一点，又怎能使刊物越办越受学术界的注意，读者的日益关心和爱护呢？

看来，《辞书研究》的编者和它的作者却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的相互支持和努力下，五年来，刊物一步一个

脚印地向上攀登，达到了今日的高度——受到国内外辞书学界的瞩目与赞誉，为辞书编写者和辞书读者所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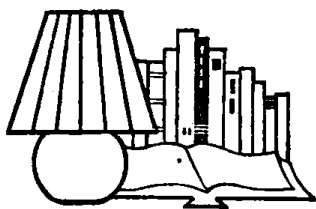
回顾五年前，《辞书研究》创刊时候：它前无古人，没有办这种刊物的经验可以借鉴，也缺乏国外辞书学方面的资料拿来参考，选题摸不准，作者不易找；至于创刊后能否得到好评，也不敢去多想。《辞书研究》的编者只凭着一个信心：客观需要，就勇敢的办了起来，办下去了。是什么样的“客观需要”呢，发刊词中是这样说的，

“目前我国各种类型的辞书正在分头加紧编纂。因此，广大的辞书编纂工作者，迫切要求有这样一个学术性刊物。”事实足以证明，这个刊物五年来的历程，确是和我国辞书编纂日益繁荣的局面结合在一起的。这五年来，大、中、小型的各类词典出了不知多少，语文的，专科的，品种繁多，年鉴和百科全书相继问世，各种手册、索引等工具书如雨后春笋。这无疑是培育《辞书研究》的良好土壤，也就是编者说的客观需要。

再就《辞书研究》的内容说，五年来给人以苟日新、又日新的感觉。它对辞书编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编者苦心组织的各种“专辑”和“问题讨论”，以及对我国古代的辞书理论的尝试性的总结，对外国崭新的辞书编纂法的介绍等等，都发人深思，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在我国，辞书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问，《辞书研究》应该说是她初绽的花朵。

今天，《辞书研究》已经站上了新的高度，瞻望前程，远景是更为可喜的。为什么？因为在从事四个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事业中，人们日益需要辞书，需要各种工具书。她赖以生长的土壤更为厚实了。这样，根子扎得深了，根深叶茂花繁，自然会有更高的高度，从而能够看到自己更为可喜的灿烂前程的。

谨以此为贺。



儿童辞书编纂研究专辑

开展儿童辞书的研究

严庆龙

现在，世界上正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为了搞好“四化”建设，迎接这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抓紧开发智力、培养人才，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为此，必须大力抓好基础教育，而广大儿童的基础教育是其中最基础的一环。

开发儿童智力，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不仅教育界关心它，其他各界也应该关心它。例如辞书与开发儿童智力的关系，辞书在开发儿童智力中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应该引起辞书学界和教育界应有的重视。

过去，我国的辞书事业很不发达，因此明确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辞书也出版得很少。据《辞书研究》上发表的材料，建国以来出版的儿童辞书有：《小学生字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学生小字典》、《学生字典》^①、《小学生字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小学生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少年儿童新字典》、《常用词语三用词典》、《小学生词语手册》、《小学语文词语

^① 见《辞书研究》1980年第1期第202页。